

馬克思主義與生態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地球的未來



作者：馬丁·恩普森（Martin Empson）

譯者：林靜 歐陽達初 謝凱健 林致良 吳嘉倫

譯序

踏入廿一世紀，人類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已到了相當嚴重及臨界不可逆轉的地步。

經濟發展是否必然地跟環境對立？答案是「不一定」。關鍵是如何發展？為誰發展？是否可持續？雖說不一定跟環保對立，但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發展，因其特殊的生產組織方式，卻是必然地反生態的。資本家常唬嚇我們說，不發展經濟工人便失業，可是他們所謂的發展都是短視的、不可持續的，只務求用最低成本、最短時間，生產最大利潤。他們計算生產成本時，只著重工廠內的成本，從來不關心排出廠外的有毒污水或廢氣對環境、對工人的危害，而有關代價卻要社會及環境共同承擔。

以香港為例，一位港大教授曾對香港的空氣污染及醫療開支作出評估，指出單是空氣污染所造成的額外醫療開支是每年過百億。愈基層的工友便愈多機會需要戶外工作，例如清潔街道或地盤的工人，他們每天至少要在街頭吸足八小時廢氣。試想他們的健康會如何？又由於他們的低收入，他們根本不能負擔私人醫療，唯有在公家醫院排長龍。但對手停口停、工時長的基層工人來說，有幾個可以負擔得起排隊的時間？因此不是大病起來，他們都不會求醫，可這時醫療的成本更高了，而治癒的機會更低了。經濟上的不平等，令工人面對環境污染時往往要付出更沈重的代價。要阻止環境進一步惡化，的確是每一個人的責任，也需要每一個人的參與，但純粹將焦點集中於個人，而不去挑戰資本主義社會其利潤至上的反生態本質，這樣除了捉錯用神，客觀上更是將問題非政治化。

消費主義問題

消費是資本主義的中流砥柱，在上世紀 20 年代始在西方出現，至今仍支撐著整個資本制度。在一個理想的社會裡，生產應是為了人的需要，而不是為了賺錢。不幸地，商人為了增加銷路，層出不窮地、過度地生產不需要的東西。結果不單是浪費能源，更造成大量垃圾。要知道，現時全世界都倚重石化能源。石油一方面是有限的（技術性地說，石油是可以再生的，不過要能遇到合適的條件，再等上幾百萬年就可以了，如果人類到時仍存在的話！），另一方面使用它會釋出溫室氣體，加速氣候轉變。消費主義所引申出來的問題真不少，仍未討論垃圾問題呢！

全球氣候轉變

氣候轉變不僅僅代表氣溫上升，還代表著極端氣候事件（extreme weather events），例如熱浪、大旱、水災、颶風、暴雪等，在次數及強度上的加劇。而這個預測在大量的數據及分析下，於「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7 年的報告中，已得到了 2000 多位全球最頂尖科學家的確認。如果稍為留意新聞的都會發現，2010 年在中國及巴基斯坦的水災是如此地嚴重和不尋常。而這些極端氣候不但造成人命傷亡——2010 年，日本有超過 400 多人熱死，而在莫斯科死於熱浪的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約 50%，接近萬人——它還會導致農作物大規模失收，糧食價格暴漲。因為基層打工仔的收入本來已不高，食物開支佔了基層家庭入息一個相當的比例，糧食價格上漲只會令他們的生活更艱難。

攸關環境公義

此外，這又涉及到環境公義。低收入的人要盡力節省開始，在生活各方面都很節約。可是他們掌握的資源相對少，因此對氣候轉變的應變力也相對較弱。譬如說面對酷熱天氣，他們未必付擔得起享受冷氣，也未必可以減少戶外勞動。富裕的人因為花費得起，對他們來說就不成問題，更有條件在各方面浪費資源。因此出現一個怪現象：在氣候轉變過程中，排放溫室氣體最少的一群人，他們的生活要比排放溫室氣體最多的一群人面對更多負面影響。

要阻止地球生態的進一步惡化，我們有需要指出資本主義的不可持續性，可惜這方面的討論在香港幾乎近於絕跡。有見及此，我們將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於 2009 年出版的，由 Martin Empson 所著的 *Marxism and Ecology---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小冊子翻譯成中文，希望藉此推動對有關議題的討論，亦算是左翼分析常識化工作的一部份。為了讓小冊子更有趣味，在原文的基礎上，我們特地撰寫了一些人物介紹和本地議題的小格子。

最後，我們特別鳴謝 Martin Empson 給予我們翻譯這個小冊子的機會，還要感謝吳思敏及梁錫麟兩位友好協助搜集資料及給予寶貴的意見。

前言

人類正面對前所未見的環境危機，其核心是氣候轉變。在大氣層中的一些氣體（如二氧化碳）有儲熱作用，會做成「溫室效應」，要是缺少了它，生命將無法在地球出現。可是由於燃燒石化原料（如煤、石油及天然氣）的關係，我們大量地向大氣釋放溫室氣體。大氣的組成被改變，於是儲熱效果倍增，導致了地球暖化。這個過程已為世界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氣候記者弗雷德·皮爾斯（Fred Pearce）曾說：「如果你想知道氣候轉變第一階段的發展，你只需要留意 1998 年之後的情況。」1998 年是二十世紀最熱的一年，是「天氣異常地瘋狂」的一年，全球有數以百萬計的人為此吃盡苦頭。

它為新畿內亞帶來了百年一遇的超級大旱，數以千計的人因此餓死。同時，在巴西、印尼、秘魯、坦桑尼亞、佛羅里達州、薩丁尼亞島發生的森林大火摧毀成千上萬英畝的土地。西藏碰上了五十年一遇的大雪，數百人喪生。秘魯的水災讓一百萬人無家可歸。魁北克及新英格蘭的暴風雪，讓 30 人死亡，數千人在停電中渡過了數星期。咖啡及棉花失收；水溫變暖使太平洋的魚獲大減及珊瑚礁死亡。^[1]

這只是開始。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熱，環境及人類的大災難將會越演越烈。1.5 度的氣溫上升，足以令額外 4 億人面對缺水，5 百萬人面對飢餓。印度洋的珊瑚礁將會滅絕。全球 18% 的植物和動物將會絕種。不幸地，這些事件都將無可避免，因為溫室氣體的排放已發生。據世界衛生組織表示，每年有 15 萬人因為氣候轉變而死亡。

隨著氣溫不斷上升，情況將會不斷惡化。當地球大氣層儲存的能量越來越多，天氣將會變得越來越不可預測。有研究估計，颶風的強度及次數都會增加。海平面將激升，迫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放棄家園。數百萬依賴飲用冰川融雪水的人，將面對水源乾涸。為保障水的供應，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將不斷漫延。像瘧疾等一類疾病將出現在以前從不受影響

的地方。

可是氣候轉變並非一個穩定、逐漸的過程，情況不會隨著惡化而逐漸變差。地球暖化所牽引出的一系列自然過程，將會使溫室效應惡化。例如西伯利亞的凍土自上一次冰河期起已將數百萬噸的溫室氣體鎖住。可是我們看見這些凍土開始融化，釋放出溫室氣體。覆蓋地球兩極的冰雪，就好像一面巨大的鏡子，將部分太陽的能量反射回太空。但隨著冰雪融化，更多的能量被儲存在大氣中，使地球進一步暖化，這又促成了更多的融冰。科學家們稱這些過程為「反饋機制」。

為了避免氣候的「臨界點」——當全球暖化加速到一個不受控制的地步，威脅到人類，以至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存亡——當務之急是減少溫室氣體的進一步排放。

可是，氣候轉變只是我們面對的更廣泛的環境危機中，一個最尖銳的表現。世上幾乎再沒有一個未受人類社會觸碰過的生態空間。由最深海的污染，到最高山上的冰雪融化，所有能夠在地球上想像得到的生態系統，都已經被損害或摧毀。

每年有一百萬或以上公頃的亞馬遜雨林被砍伐及燒毀，雖然它對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人類製造的垃圾在大自然充斥，導致現時太平洋中的塑膠垃圾超過了浮游動物（牠們對海洋生命十分重要）數量的六倍。

環境危機不斷惡化的徵兆，促使人類重新思考其自身跟外在世界的關係。對一些人來說，這關乎個人生活對環境的影響。鼓勵人的生活要跟自然更和諧，透過循環再造及再用，以及限制人類活動來減少對地球的破壞。可是個人的作用相對於跨國企業及政府政策所帶來的破壞，根本是微不足道。我們需要探討的是整個社會及其賴以為生的自然世界之間的關係。

目前為止，主流政黨、工會、非政府組織及政府，都在提倡通過現存社會的改革來解決危機。因此他們都有差不多的主張——尋找一些技術或經濟的機制，好讓我們繼續以往的生活模式，當中或會有小修小補，但實質的改變相當少。有關問題被當成具體的操作問題，而非社會的本質問題。

在 2006 年出版的《史登報告：氣候轉變下的經濟》（*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便很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此報告受英國政府委託完成，是同類型研究中最大型及廣泛的。對史登來說「氣候轉變為經濟帶來獨特的挑戰，是前所未見的，最大規模及最廣泛的市場失敗」。^[3]

史登是前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及副主席，雖然被部份環保運動中人寄予期望，他卻並不打算放棄其自由市場的主張。相反地，他認為市場機制仍未被賦予足夠的自由力量來處理氣候轉變。史登方案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市場機制下的「碳交易」（Carbon Trading）。我們已知此方案對減少排放毫無幫助，但卻可以為相關企業賺取巨大利潤。^[4]

社會主義者認為當今所見的環境破壞，其實是我們身處的獨特政治及經濟系統的結果——資本主義。正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他的畢生戰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對資本主義最大的批評：資本主義是不可持續的。他們將一生都奉獻於為社會帶來革命性轉化的鬥爭中，創建一個基於需要而非利潤的新世界，在那裡自然世界除了會被改動和利用，同時也會受到保護和珍惜。

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人類社會不能跟自然世界分割——資本主義除了剝削和毀滅人類，它同時使環境受到蹂躪。這種思想像線一樣穿透在他們的書本及文章中。雖然 150 年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絕對無法預想到今天如此嚴峻的環境危機，但他們的思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框架，以了解資本主義是如何威脅人類社會的存在。

可惜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了解人類與自然世界的關係方面所作的貢獻，已很大程度上被有心拯救地球的人遺忘及拋棄。部份是因為那些以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名進行統治的人，尤其是前蘇聯，所犯下的罪行——包括對環境犯下的罪行。另一個原因是很多環保份子都希望在現存的社會框架下拯救世界，而不願相信有革命性轉變的需要。

我將在這小冊子探討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解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人類社會與環境的關係，以及為何資本主義對環境具如此破壞性。還有，為何要那麼迫切地將馬克思主義理念重新置於辯論的核心——究竟怎樣的社會才能將我們從生態破壞中解救出來。

1 Fred Pearce, *The Last Generation: How Nature will Take her Revenge for Climate Change* (Eden Project Books, 2006), p39.

2 George Monbiot, *Heat: How to Stop the Planet Burning* (Penguin, 2006), pp9, 15.

3 Nicolas Stern, *Stern Review, Executive Summary* (2006), p1.

4 作為其中一個例子，Larry Lohman (ed) *Carbon Trading: A Critical Conversation on Climate Change, Privatization and Power* (What Next Project & The Corner House, September 2006).

第一章 人類及自然世界

從一開始，馬克思便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遠，卻常常遭人忽視的基本論點——沒有一個人類社會能夠獨立存在於其身處的自然世界：「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5]

自古以來，人類便會塑造工具，並在自然界中運用它們以滿足基本需要。人類學家弗朗西斯·普賴爾（Francis Pryor）告訴我們，人類早在 650,000 年以前，在後來成為了英倫三島的地方，就會製造火石器及手斧，跟非洲發現的、有一百萬年歷史的工具類似。這些工具被大量生產，用以打獵來取得食物，用以砍木來製造藏身處和燃料，以及用以整理毛皮來生產衣服。^[6]

如恩格斯所言：「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7]

一個社會如何去組織生產是受到兩個不同的因素所限。亞歷·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很有力地總結了馬克思的論點：

生產有物質和社會這兩個面向。首先，男人和女人通過行動對大自然進行改造，以滿足他們的需要。這意味著某程度的生產組織，以及擁有適當的工具等等。其次，生產是一個社會過程，當中人們合作生產他們需要的東西。這必然地牽涉到參與者之間的社會關係。至關重要的是，這關係牽涉到對生產過程及產品銷售的控制。馬克思稱前者為物質面向，亦即是生產力（the forces of production），而後者為社會面向，亦即是生產關係（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8]

過去大部份的人類社會都以小社區的形式存在，生產只夠維持生存的最低需要，很少剩餘。在這些馬克思稱之為「原始共產主義」的社會中，生產工具為大眾共同掌握。可是

當社會有能力作剩餘生產，容許部份人的生活免於終日勞苦，少數人便控制了生產工具。

社會被分割成不同階級，統治階級剝削那些直接地生產生活所需的人。由於統治者要靠特定的方法把生產組織起來，以獲得其社會地位，此利益驅使他們要維持社會現狀。他們抗拒一切可能令生產關係改變或削弱他們地位的轉變。歷史上充斥著各種因不願意，或無法改變社會組織方法，而終導致社會崩潰的例子。

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人類社會無可避免地跟自然世界連在一起，但亦對這世界作出影響。由於人類對四周環境的影響，跟其特定的生產組織方法相關，因此其對自然世界作出改變的程度，在歷史上也不斷轉變。

儘管只是使用古代的工具，人類已經可以永久地改變他們四周的環境。舉例說，在 12,000 年前的一次氣候轉變中，那些被人類學家稱為克洛維斯人（Clovis Hunters）的族群很有可能幫助促成了長毛猛獁象的絕種。^[9]

可是若要跟後來人類社會對大自然造成的改變相比，這些都顯得毫不重要。配備了石斧及木製長矛的古代人類，或許可以促使本身已因自然環境改變而弱化的物種滅亡，但他們不可能大規模地，從根本上改變生態系統的平衡。

後來的人類社會卻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們的社會組織方法，給予了他們自由來運用各類資源於大規模的項目中和生產出更大威力的工具。不少社會都會將樹林清除，以騰出耕地或獲取原材料。在早期的社會，只有很少的地方需要清除，因此過了一段時間便會自然地回復原貌。

更具生產力的文明世界可令這些變化成為永久。古希臘人為了開墾耕地而砍伐樹林，造成水土流失，終導致他們的港口及海灣撕裂。由於人口膨脹，歐洲大部份的森林在中世紀時代已被清除——到 15 世紀時，此過程更迅速加劇，由於歐洲列強都紛紛建設大型の木製船隊以技拓展他們的殖民野心。及至 18 世紀，歐洲的林木已相當稀少，而要跑到美國來砍伐樹林以提供建造奴隸交易用船隻的材料。^[10]

可是資本主義的降臨創造了一個新的、而且很有可能是更危險的處境。在過去的一些文明世界裡，人類社會對其四周的改變，再加上氣候及自然環境不時的轉變，都會引致這些社會的滅亡。在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崩潰》（*Collapse*）一書中，他說明了不同的文明世界——例如南美洲的瑪雅人、復活島的島民，以及格林蘭島的維京人——的消失是源於他們無法適應其賴以為生的自然世界的轉變。可是在這些例子中，消失的只是一地的社會，除了一些遺址讓人類學家考究外，他們什麼東西也沒有留下。

在資本主義下，我們的文明對自然世界的改變已威脅到整個生態系統。今時今日，氣候轉變已令人類文明的持續存在成為疑問。

5 恩格斯在馬克思葬禮上的發言（1883年）總結了馬克思的觀點。全文見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3/death/burial.htm>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頁。

6 Francis Pryor, Britain and Ireland Before the Romans (Harper Perennial, 2004), p18.

7 Frederick Engels, "The Part Played by Labou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in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Lawrence and Wishart, 1946), p292. 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386頁。

8 Alex Callinicos,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of Karl Marx (Bookmarks, 1983), p83-4.

9 Steven Mithen, After the Ice: A Global Human History, 20,000-5000BC (Phoenix, 2004), p246-257.

10 Marcus Rediker, The Slave Ship: A Human History (John Murray, 2008), p53.



香港廢物處理

特區政府一直揚言，香港處理垃圾的做法不是堆填，就是焚化。雖然堆填或焚化都是外國處理垃圾的方法，但這並不是處理垃圾的唯一辦法。其實台灣早在十年前已經走出了焚化、堆填以外的第三條道路。

依據台灣的經驗，政策上推行生產者責任制，要求生產商補助回收所生產的商品（廢物）；另一方面推行垃圾分類政策，推動市民去進行垃圾分類。具體操作上實施垃圾收費計劃，鼓勵市民減少產物垃圾；此外，政府亦鼓勵地方組織衛生糾察隊，防範有人非法棄置垃圾，被捉拿者的罰款亦會全數歸入地方民用基金中，藉此推動市民參與。台灣這些政策及做法的推行，單是台北市家用戶垃圾棄置量就已經由2000年的每人每日1.12公斤，減至0.39公斤。回收率亦由以往的2.4%，增加至見前的44%。市民的垃圾費負擔亦由144元新台幣減至51元新台幣，成效十分顯著。

「將可回收的資源盡可能回收」是台灣處理垃圾的成功之處，香港亦應以此原則去處理本地垃圾。雖然香港擁有回收行業，2009年回收率亦

達到49%（這亦是環境局引以為傲的成效）。但這並不反映垃圾得到有效的處理。其癥結問題在於廢物回收的多寡，完全取決於市場的力量，亦即「賺到錢的就回收，賺唔到的就唔收」。其實歐盟、韓國及台灣等40多個地區及國家，早已認識到以資本市場邏輯去運作回收業的盲點，因此早在1990年代提出處理垃圾問題就必須要從源頭——生產者著手。並推行「生產者責任制」，立法要求生產者承擔產品售後的回收成本，特別是沒有回收價值的物料。

生產者不單要負責產品的生產過程安全及衛生，更應負上產品售後對環境的影響的責任。否則，眼裡只有圖利的商人就會不斷使用對環境有害的物料，或製造過度包裝的產品，最終受害的只有我們自己。

當然生產者責任制並非萬靈丹，因為在資本主義消費模式的生產過程下，廢物或垃圾在生產環節就已經製造或產生了。但有當然比沒有好，因為假如沒有的話，就等於任由商人將環境污染的代價外在化，有的話，至少可以迫令生產商要對環境負一定責任。

第二章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最初由歐洲的西面冒起，繼而迅速席捲全世界。新的社會組織方法需要徹底地推倒舊的社會組織。資本主義出現以前，歐洲社會的主流模式是封建主義。富有的地主剝削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大部份的農民都被束縛在地主的土地上。中世紀時代無數的戰爭背後的動因，都源自土地的控制權，地主們不是為了保衛他們自己的土地，就是為了掠奪其他人的土地而戰。

處於封建主義核心的剝削是絕對地殘暴的——農民的生活跟田園詩般的鄉村生活相去甚遠。他們的壽命很短，而且很少有機會離開他們的出生地附近的範圍。生活中充滿了艱苦的勞作，而農民大部份的勞動成果都被地主奪去。可是，地主的剝削絕大部份只為滿足其個人消費。

因此，對農奴的剝削受限於地主及其隨員的所需。儘管他們的消費很可能很揮霍或炫耀，但在封建社會的核心，這種剝削被有效地限制於地主能吃得下多少。

在資本主義下，事情卻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如今大部份的人並不靠土地為生，而且跟中世紀的農奴不同，資本主義下的工人並沒有被束縛在他們的工作或土地上。工人完成某項工作後，老闆會支付他們工資，而不是給予他們一部份由他們負責生產的東西。工人需要出售他們的工作能力——他們的勞動力——以換取生存所需。

最重要的是，在資本主義下，對工人進行剝削的中心動因並非為了滿足統治階層或個別老闆的消費（儘管有關的問題絕對甚少被忽略），而是基於無日無之的為了利潤而追逐利潤（pursuit of profit for the sake of profit）。用馬克思的講法：「累積，累積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Accumulate, accumulate！That is Moses and the prophets！”）^[11]

生產是由不同的、互相競爭的公司組成。每一間公司都被要超越其他競爭對手的需求牽引著，時刻活在被其他對手超越的恐懼中。沒有一個資本家可以承受原地踏步。他們需

第二章 資本主義

要不斷地找出新的方法來增加對勞動力的剝削——他們利潤的首要來源。在任何一個理性的社會，引進新機械的結果應是生活條件的改善及工作日數的減少，可是在資本主義下，所有的改進都只為了擴大剝削以超越競爭對手。

財富的累積只單純為了累積本身，而不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換言之，資本主義跟大自然的關係與從前的社會相比已截然不同。當馬克思及恩格斯寫到有關資本主義如何剝削大自然，他們清楚地指出：

「這是第一次大自然純粹地成為了人類的客體，成了純粹的實用問題，不再被視為自身的一種力量。而對大自然的一些自主定律的理論性發現，只不過是把大自然從屬於人類需要的一種花招，不論是作為一種消費對象，或是作為一種生產工具。」^[12]

在資本主義下，自然環境只是用來剝削以獲得利潤的東西，或是用來放置這個制度生產出的無用副產品的垃圾場。看看所有的東西，從核廢料到污水是如何便投進大海，或是溫室氣體是如何被泵進大氣中但森林卻同時被砍光，以致於良田如何被短線的農業操作弄得不能再耕。在利潤追逐中，只有短暫的考慮才最重要。正如恩格斯所言：

「當一個資本家為著直接的利潤去進行生產和交換時，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結果。一個廠主和商人在賣出他所製造的或買進的商品時，只要獲得普通的利潤，他就心滿意足，不再去關心以後商品和買主的情形怎樣了。這些行為的自然影響也是如此。當西班牙的種植場主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以為木炭足夠被當作咖啡樹的肥料用一個世代，獲取最高利潤的時候，他們怎麼會關心到，以後熱帶的大雨會沖掉毫無掩護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13]

可是，獨立的公司或工業認為是合理的一些短期的行動，經常對整個地球有著不合理的長遠後果。例如持續地燃燒石油可令跨國的石油公司利潤滾滾而來，可是長遠來說其副產品卻以溫室氣體的形式加速氣候轉變。雖然以最快的速度去砍伐森林會比維持一個可持續的森林賺更多利潤，可是長遠的後果可以是災難性的。

任何一間公司若希望避免有關後果，例如以增加開支來變得更有道德，或是投資更多在可持續發展的措施上，它將會處於一個不利位置，因為其競爭對手可以更低廉的價格來生產貨物或提供服務，而且除非他們也準備節省開支否則將會面臨破產。

人類一直以來都生產廢物，但其規模在資本主義下卻激增。希瑟·羅傑斯（Heather Rogers）指出：「過去三十年美國的垃圾產出增長了兩倍。今天有接近 80% 的美國產品只經過一次的使用便遭拋棄。」^[14]

事實上，正正是資本主義創造出垃圾問題。從前要不是因為太窮因此人們只能重覆使用僅有的少數物品，要不是因為他們擁有的物品都是設計成可被重覆使用的。當商品能夠被重覆使用，它們便不會被再次購入，因此公司發明了即棄的產品，並將它們假裝

成方便，目的是為了出售更多產品及賺更多錢。其邏輯結論便是預先設定的廢棄——商品不是過了幾年便無法運作，就是它已變得不合潮流。

在 1920 年代，重覆購買產品的行為開始被推銷成一種「確認生命的行動」。根據當時一位市場顧問所講：

「通過購買更多更新奇刺激的產品及服務來實行進步性的廢棄，藉此作為登臨人類更大滿足感的階梯，這幾乎是每個美國人的追求目標。」^[15]

1950 年代汽車工業把這個當成邏輯結論——「每年更換汽車款式增加了我們的銷量」，一個福特的業務主管說。這鼓勵了車主盡可能經常地更換他們的汽車。^[16]

可是，並不是單純地由於資本主義需要出售更多產品所以浪費資源。由於公司之間要互相競爭，所以在生產上沒有一個全面的邏輯。換言之，生產是非理性和沒有計劃的，並在各層面造成浪費——一方面是過度生產，另一方面是浪費資源。工人及工廠大量生產不需要或是對有需要的人來說負擔不起的產品。整個工業吸引了大量的物資、能源及人力，卻對社會無甚助益。

經濟學者邁克爾·基德倫（Michael Kidron）曾估計，在 1970 年全年美國有 60% 的生產可以被歸類為浪費^[17]——資源被分配到武器工業、廣告或是供富人消費的奢侈品。浪費的數量是驚人地龐大——全球在 2006 年的軍事開支是 1.2 萬億美元，同年用於廣告的整體開支是 3850 億美元。相對地，2005 年用於愛滋病研究的預算卻只有 85 億美元。

在他偉大的著作《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如何浪費他稱之為「消費排泄物」，意指「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布碎等等」。這些都「對農業來說最為重要」：

「在利用這種排泄物方面，資本主義經濟浪費很大；例如，在倫敦，450 萬人的糞便，就沒有什麼好的處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錢來污染泰晤士河。」^[18]

我們的城市設計正正凸顯了資本主義造成的浪費及環境破壞——人們從老遠的地方跑來上班、上學，這需要燃料大量原材料才能做到。三分之二由發電廠生產出來的電被浪費掉，因為那些電都是由巨形的中央發電廠生產的，距離需要供電的地方非常遠。^[19]

對主流的經濟學來說，大自然並不在計算之內。正如馬克思生態學家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指出：「由工廠引起的空氣污染並沒有被視為工廠以內的生產成本，而是被當作為要大自然及社會承擔的外在成本。」^[20]

然而，這不代表我們應該反對經濟發展因為它不乎合地球利益。那些生活在世界上最貧窮地區的人極度需要進一步的經濟發展，但問題是我們需要怎樣的增長及發展。在歷史上，福斯特形容「全球環境一直在補助財富累積…因此過去五百年的歷史是不可持續發

展的歷史。」^[21] 沒有理由解釋為何發展就是要跟隨已發展國家破壞性的、不可持續的老路。

一些更有遠見的資本家亦看出這問題。企業及政府的領導明白他們要應付環境危機。可是對於整個制度及長期來說是合理的東西，不一定對制度內互相競爭的不同組成份子來說是合理的。看看第一個為對付氣候轉變而產生的國際協定——京都條約。它要求已工業化的國家承諾在 2012 年之前削減 5% 的排放。即使是那麼不具野心的目標，對美國來說都是太高要求，因此她以影響經濟為由，拒絕確認條約。

資本主義短視的本質、制度核心性的競爭以及因此出現的無效率，加上將有關成本外化轉嫁到自然世界，這些都意味著資本主義長遠只會造就不可持續的社會。

11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One (Penguin, 1990), p74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86 頁。

12 Karl Marx, Grundrisse (Penguin, 1973), p410.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3 頁。

13 Frederick Engels, "The Part Played by Labou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in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Lawrence & Wishart, 1946), p295. 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3—386 頁。

14 Heather Rogers, "Garbage Capitalism's Green Commerce", Socialist Register (Merlin Press, 2007), p231.

15 Heather Rogers, Gone Tomorrow: The Hidden Life of Garbage (The New Press, 2005), p113.

16 同上 p114.

17 Michael Kidron, "Waste: US 1970", in Capitalism and Theory (Pluto Press, 1974).

18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Three (Progress Publishers, 1978), p10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5 頁。

19 Greenpeace, "Decentralizing Power: An Energy Revolu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July 2005.

20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 1999), p123.

21 John Bellamy Fost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hat?" in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s, 2002), p80.



綠色就業二三事

現時全世界很多人都寄望以綠色就業來緩解氣候變化，可是卻不自覺地被其先進和清潔的外表所蒙蔽，而忘記這個新輕工業背後的一些環保、職業安全及公義問題。資源回收業是其中一個危機四伏的『綠色』行業，尤其針對有毒和致癌重金屬的處理，包括鉛、鎘和砷等。其次，回收業很多時只是老人家拾荒勞動賺取生活費的唯一途徑，而且在金融危機下，很多資源的價格下降，也使廢物回收變得無利可圖，進一步壓抑他們的收入，使廢物回收行業難以生存。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曾指出了玻璃回收的潛力，可是由於欠缺「市場價值」，被政府和業界都忽視了。

此外，工人的集體談判權並沒有因為綠色就業而恢復，相反情況依舊。在英國懷特島發生的維斯塔斯風

機廠工潮便是一個明顯例子，不久之前隸屬丹麥維斯塔斯公司的懷特島廠方決定關廠，將生產線轉移到更具發展潛力的國家。可是，關廠的決定並沒有得到工人的集體同意，也沒有討論過關廠以外的可能性（例如賣盤），而工人在過程中一直備受廠方的欺壓，態度惡劣。這次事件讓英國以至歐洲其他地區的工人和環保人士連結起來，一方面要求恢復生產，另一方面呼籲保障當地人的就業。可見解決氣候危機需要的是資本，而不是資本主義。

（此文撮寫自李育成《綠色就業是工人回應環境危機的最佳方案嗎？》，原文見於勞工世界網：<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279>）

第三章 馬克思與恩格斯

以社會主義之名統治的蘇聯和東歐集團可怕的环境紀錄，扭曲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生態學討論的貢獻。但其實，這些政權與兩人理想中社會應「按能付出、按須給予」的管治原則關係甚微。

許多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我們現在稱為生態學的想法，近年都被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作者重新提出和發展，他們應被視為真正屬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一部分。

我們已看到人類和他們周遭自然世界的關係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中心位置。但是，對於這種與環境的關係如何在資本主義下塑造社會生活，馬克思發展了一套更為微妙的理解。要明白這套想法，我們需要先理解另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概念——異化的理論。

工業和科技的成就創造了我們的祖先無法想像的機遇，它們的承諾卻從未被實現。現代化農業具有養活數十億人的潛力，世界接近六分之一的人口卻依舊營養不良。我們有能力經常把太空人和人造衛星發射到太空，卻任由十億人民活在每天少於一美元的貧困生活之中。如馬克思所說：

「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但是給工人創造了貧民窟。勞動創造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人回到野蠻的勞動，並使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癡呆。」^[22]

雖然有了支配自然世界的能力，社會卻越發變得危險和不穩定。人類勞動的產物似乎是支配而不是解放了我們。馬克思在 1856 年如此歸納這個矛盾：

「一方面產生了以往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想像的工業和科學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卻顯露出衰頹的徵象，這種衰頹遠遠超過羅馬帝國末期那一切載諸史冊的可怕情景。

第三章 馬克思與恩格斯

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新發現的財富的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根源。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23]

馬克思把這個過程稱為異化——在資本主義下，我們作為人類的本質，亦即是人類共同努力以改變自然世界的能力被奪去的過程。我們對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我們勞動的成果變作了我們的敵對力量。

馬克思在《1844 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了異化的四個面向：把勞動者從 (1) 他／她的勞動產品，(2) 勞動過程本身，(3) 人類本性，和 (4) 與其他勞動者之間割裂起來。

勞動者與他們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割離，因為工作的成果為他人——資本家，所控制和擁有。馬克思總結了勞動者生產的物品如何最終支配了他們的生命：

「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現在這個生命已不再屬於他而屬於對象了。因此，這個活動越多，工人就越喪失對象。凡是成為他的勞動的產品的東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東西。因此，這個產品越多，他自身的東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產品中的外化，不僅意味著他的勞動成為對象，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著他的勞動作為一種與他相異的東西不依賴他而在他之外存在，並成為同他對立的獨立力量；意味著他給予對象的生命是作為敵對的和相異的東西同他對立。」^[24]

接下來馬克思理論的第二部分，是勞動者與勞工過程本身的割裂。我們無權決定我們怎樣工作或工作條件為何。工作的過程不單不在我們的控制之中，更是在與勞動者利益敵對的人——老闆和管理層手中。他們一切的利益都在於令我們更勤勞地工作，支取更少工資而工作更久。

現代的生產線強化了這個過程，因為他們的工作只屬於更龐大的過程的一小部分，使得他們與他們勞動的產品進一步分離。過去有技術的工匠會從頭到尾製成一件產品，在現代工廠勞動者則只會不斷地重覆同一過程以生產產品的一小部分。勞動者只是機器的另一個小齒輪。

馬克思指出的第三點是我們人類的本質——我們從事社會勞動的能力——已被奪去。工作從創造性的行為變成了它的相反。

最後，我們之間亦互相割離。我們為工作、為加薪、為升職而互相競爭。我們互相敵對，變得更易被分而治之。

更甚者，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被商品買賣所支配。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會組織的基礎在於它如何提供生活基本所需，記得嗎？在資本主義之下，數以千計的人牽涉在我們的

衣、食、住、行的產品之中。但我們卻和他們完全分離，只知道購買他們勞動得來的產品。我們不把其他的人類視為同類，而是把他們視作生產過程的一部分——他們成了或強或弱於我們的競爭者。

因此結論是，異化是勞動者與他們自己的勞動，以及勞動在轉化自然的角色之間的割離。在資本主義下，勞動者被割離於自然世界，然而我們的社會卻是建基於自然。

馬克思在《1844 經濟學哲學手稿》如是說：

「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於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繫，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繫，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5]

後來，馬克思以人類和自然間的「新陳代謝」來命名這個觀點，以「給予這個根本的關係一個更堅實和科學的名稱，展示人類與自然之間由人類勞動引起的複雜、動態的交流」。^[26]

「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27]

馬克思是從十九世紀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環境問題中發展出這觀點的，那就是土壤養份的枯竭。

在歐洲和北美等當時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國家，逾加密集的農業引致了「土壤過勞」，使肥料的需求大大增加——到十九世紀中期，海鳥糞便的貿易價值龐大，歐洲的農民甚至不顧一切地「搜掠拿破崙戰爭的戰場……搜集散落的骸骨」。^[28]

當時能夠製造人工肥料的化工業仍未發展到足以幫助全球農業需求的規模，因此新肥料來源的需求帶來了「鳥糞帝國時代」，各國爭相吞併海鳥數量豐富的小島。

德國化學家尤斯圖斯·馮·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首度提出了農業減少土壤肥力成因的現代理解，即植物生長時從土地中吸去氮和鉀等養份。他從此發展出了對於農業系統地掠奪土地養份的批評——土地的養份「年復一年地以農產品的方式被取走」。

李比希固然希望使用天然或人工肥料使過勞的土地復原，他亦相信農業需要一個更理性的形式。如福斯特所言：

「李比希指——基於泰晤士河的狀況——城市被人畜排泄物所污染的問題與自然土壤失去肥沃的問題是相關的，把養份帶回土地的有機循環是理性的「城市－農業系統」的必要部份。」^[29]

馬克思從李比希和其他人的思想發展了一套對資本主義農業方法的深入批判。人口愈加集中於大型都市是問題的中心——在鄉郊產出的食物被帶到城鎮，而廢物被丟棄到河流和海洋，養份則從農業系統中流失。

馬克思明白，假如農業以理性的方式組織，土壤的改良是可能的，但他亦明白「資本主義的生產……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他更指出，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個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30]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農業的分析令他相信，真正可持續的農業不可能在資本主義下存在：

「慎重而理性地把土地視為社區的永久財產是人類世代存續和繁衍必不可少的條件。」^[31]

因此在資本主義下人與自然之間有「代謝斷裂」。於馬克思看來，這個分裂只可在社會組織和人與自然的關係轉變時才可修補。

「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解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以最小的能量消耗，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不管怎麼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32]

換言之，資本主義為更能持續發展的未來奠下了基石，但唯有在另一種修補了人和自然之間裂痕的社會，人們才有進一步發展的自由，而不受資本主義所限制。

22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59頁。

23 馬克思《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說——1856年4月14日在倫敦發表》，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頁。

24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3頁。

25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7頁。

26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Monthly Review, 2000, p158.

27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8頁。

28 John Bellamy Foster, "Liebig, Marx and the Depletion of Soil Fertility" in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p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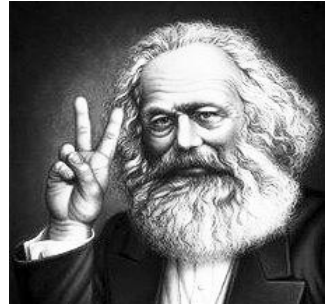
29 同上，p158。

30 同上，p161。中譯文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580頁。

31 同上，p161。

3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8-929頁。

卡爾・亨利希・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革命社會主義學說（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創立人。兩人原籍都是德國萊茵省。

馬克思通過改造英國政治經濟學、法國歷史社會學和德國古典哲學，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他最大的理論貢獻是對於人類歷史進程的唯物主義分析，以及把社會主義奠基於勞工階級爭取自我解放的鬥爭。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政治經濟學批判》、《法蘭西內戰》和剖析資本主義運行規律的巨著《資本論》。

恩格斯中學時已精通多國語言，嚮往民主主義思想。作為工廠主的兒子，恩格斯深深體會到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壓榨，對勞工階級表達深切的同情。1844年，他發表文章批評資產階級，揭露

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禍害的根源。其後，恩格斯和馬克思積極投身革命工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第一個綱領草案《共產主義的信條草案》。其主要著作有《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合作無間：共同建立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起草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共產主義宣言》（《共產黨宣言》）和創辦《新萊茵報》等。在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就把主要時間用於編輯和出版《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

第四章 馬克思，馬爾薩斯和人口過剩的迷思

世界人口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參與過最重大的論爭之一，且它與今日人類與地球的未來的討論仍然相關。

今天，人口水平的論爭與可持續性的討論密不可分。環保分子暨新工黨政府主要顧問喬納森·波里特（Jonathan Porritt），是最佳人口信託（Optimum Population Trust，OPT）的贊助人。該信託要求英國的人口減少至三千萬，即 1880 年代時的水平。波里特形容，「人口增長，加上經濟增長，把世界置於可怕的壓力之下。」人口過剩是影響政府最高層的想法。英國移民局局長菲爾·烏拉斯（Phil Woolas）相信，「人口增長下不可能有可持續發展」。

人口過剩對於不少環保分子來說都是「常識性」的主張。大衛·阿滕伯勒（David Attenborough）和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都是 OPT 的贊助人。綠黨政策文件指「穩定或緩慢地減少的人口亦是可持續而平等的社會的必要條件」。

把人口水平問題歸咎於貧困者最終將會轉移對於社會和環境問題真正原因的批評。馬克思和恩格斯深明於此，故竭力挑戰這種常識的想法。

1798 年，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Rev. Thomas Robert Malthus）出版了他提出人口增長必然會超出食物資源的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他的名字成為了以下主張的代名詞：世界人口已經或將會過剩，地球只有有限的食物和自然資源，而這不能支撐不斷增長的人口。在全球暖化的年代，有些人把這主張擴展到人口越多，溫室氣體排放也會越多。

與現代的理解不同，馬爾薩斯極力避免使用「人口過剩」^[33]一詞。對他而言，這並不是論爭的重點。

馬爾薩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寫下他的文章。他在參與的是一場平等社會是否可能的論戰。

具體來說，他試圖反駁基進作家暨思想家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的想法：

「壓迫的精神、奴役的精神和欺騙的精神，是現存資產制度的直接產物……在一個人們活在豐饒之中，大家共享自然的禮品的社會，這些情緒必然消逝。」^[34]

馬爾薩斯反對這個基於物質關係之外的社會的觀點，他相信由於人口增長的唯一限制只有墮落（在他的年代，普遍相信濫交會減少生育）和苦難（瘟疫、疾病、饑荒），平等的社會是不可能的。

「人不能活在豐饒之中。人與人不能共享自然的禮物。沒有確定的資產管理制度，每個人都會被迫以武力守護僅有的儲備。自私將會大獲全勝。」

於馬爾薩斯而言，他相信人類自私的本性使私有財產制度成為拘束人口的必要制度——一個更為平等的社會只會帶來苦難，因此必須避免。這樣的社會必會失敗，因為人們會不停生育直至糧食不足，大規模的饑荒將引致社會崩潰。

馬爾薩斯的思想中心是對於貧窮、勞動的人們可鄙的態度。馬克思形容這是馬爾薩斯作品中「根本的惡意」。但他和恩格斯也指出了馬爾薩斯的思想不科學。並沒有證據證明馬爾薩斯的關鍵命題，即人口在不受約束下會以幾何級數增長（即 1,2,4,8,16……），最終追過只能以算術級數增長（1,2,3,4,5）的糧食生產。^[35]

馬爾薩斯的主張指責貧苦大眾造的苦難是咎由自取。因此他強調不應有國家貧窮資助。說到底，如果人口超越糧食供應是自然定律，嘗試餵飽飢餓的人也毫無意義。很少今天使用馬爾薩斯的論據的人會接受他對於貧窮者沒有能力作道德約束的信念。但在他 1803 年版的文章，馬爾薩斯更進一步說：

「對於非婚生兒童……無論如何都不應給予他們任何的教區福利……相對而言，他們是全無社會價值的，其他人立即可以取代他們的位置……」^[36]

稍後他續寫道：

「自而然之，我們不能以任何方式支援貧窮者，而不令致他們生育更多兒女，為人類帶來更多問題。」^[37]

馬爾薩斯的這種態度令他相信慈善本身是一個問題，因為它只是令貧困者繼續存活在貧窮之中。對於 1817 年愛爾蘭饑荒，他主張不應對飢餓有任何的濟助，而是把貧民從土地強遷到城市。^[38]

這種情緒使很多人批評馬爾薩斯。基進作者威廉·科貝特（William Cobbett）如此評論馬爾薩斯：「在我一生人中曾厭惡過許多人，但從未如厭惡你一般。」但即使馬爾薩斯

第四章 馬克思、馬爾薩斯和人口過剩的迷思

的想法有這些理論的限制，它們很快就成為了教條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熱心地回應馬爾薩斯的說法，他們的著作亦不時引述馬爾薩斯的文章，並承認他的思想在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中有重要的角色。馬克思在 1865 年如此寫道：

「以馬爾薩斯的著作《人口原理》（*Principles of Population*）為例。在出第一版時，它不過是一種「聳人聽聞的小冊子」。此外，從頭到尾都是剽竊。然而，這本詆毀人類的誹謗書曾造成了多麼大的衝擊呵！」^[39]

恩格斯如此總結馬爾薩斯的主張：

「地球上永遠有過剩人口，所以永遠充滿著窮困、匱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數過多，這是人類的宿命，是人類的永恆的命運，因此，人們就分為不同的階級，有些比較富裕、受過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則比較窮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40]

難怪馬爾薩斯的著作成為了「真正英格蘭資產階級的寵兒理論（pet theory）^[1]……因為它是他們最華麗的藉口。」^[41]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細心地把握了馬爾薩斯的基本主張。他們指出馬爾薩斯如何自相矛盾，承認有些情況糧食生產的提升追上了人口的增長。他們也指出科學、生產程序和農業技術的進步大幅地增加了糧食可能被生產的數量。

恩格斯從一個與主流評論徹底不同的觀點切入飢餓的問題。假如食物不夠，「為什麼生產得太少呢？」他認為：

「並不是因為生產已經達到極限（即使是在今天，在使用現代化的手段的情況下）。不是由於這個原因，而是由於生產的極限並不決定於挨餓的肚子的數目，而決定於有購買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錢袋的數目。資產階級社會不希望，也不能希望生產得更多。沒有錢的肚子，即不能用來生產利潤、因而也沒有購買力的勞動，使死亡率不斷提高。」^[42]

殘酷的現實一次又一次地在饑荒時出現。在恩格斯寫出上文之前二十多年，馬鈴薯疫病毀壞了愛爾蘭最主要的糧食來源。約一百五十萬人死亡，另外一百萬人移居海外尋找食物和工作。^[43]在饑荒最嚴重時，不列顛政府最主要的考慮是饑荒救濟不能影響開放市場的食物價格。

數以百萬計的人捱餓，食物價格飆升。政府的官方立場是饑荒給予了商人圖利的機會。投機者在政府拒絕干預之下賺得了巨款。脫利衛連爵士（Sir Chalres Trevelyan），負責饑荒救濟的財政官員，一再拒絕輸送食物給災民，害怕其對私人業務的影響。

這場衝擊愛爾蘭的災難並非自然而然。其他國家也受到馬鈴薯疫病的影響，但並未引起

大規模的饑荒。這場災難是不列顛與愛爾蘭人的關係使得他們貧困並依賴於單一農作物，加上政府因為害怕影響商人售賣糧食的利潤而拒絕救濟所造成。

在 1847 年，大饑荒期間，愛爾蘭穀物大豐收。「整個郊野都鋪滿了收穫的穀物，而人們則在飢餓的恐懼中……穀物會被運到國境外出售，以抵償租金。」在利默里克（Limerick）負責的政府官員寫道。

假如當局肯作更多幫助，很多因饑荒而死的人將能存活。英國政府在 1845-1850 年間花了略多於七百萬英鎊於救濟饑荒。這與當局 1830 年代給予西印度奴隸主補償解放奴隸的二千萬鎊或是數年後花費在克里米亞戰爭的七千萬鎊成了很大的對比。^[44]

數以百萬計的愛爾蘭人死亡和遷移不只是歉收的結果，它是帝國主義和經濟政策把利潤置於人民之前的後果。

在愛爾蘭大饑荒期後每次的饑荒，都有論者主張飢餓是人口過剩的結果。然而這對於 1840 年代愛爾蘭或之後世界各地的饑荒都不是真的。

在 1970 年代，西非撒哈拉地區發生饑荒。各國中除一國外都生產了足以養活它們人口的糧食。在 1980 年代，非洲撒哈拉以南 31 國受水災影響，僅有 5 國發生饑荒。^[45] 同樣問題不在於人口或糧食短缺，而是現有的糧食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上。今天比 20 年前的糧食供應增加了 15%，但營養不良最嚴重的地方出口糧食——比如印度，在 1995 年輸出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小麥和白米，即使它有超過二億人口活在飢餓之中。^[46]

這與愛爾蘭大饑荒的相似之處顯而易見，尤其是較富有的國家如何令情況變得更差。聯合國飢餓專責小組曾指出，只要發達國家付出國民生產總值的 0.7% 作為援助，便可在 2015 年前把全球飢餓人數減至一半。這些國家亦必須「改革傷害飢餓國家農民的貿易手段，並停止向他們虛弱的市場傾銷平價農產品」。^[47] 這亦意味著當農作物可生產為養活飢餓人口的糧食時，不應把它們當作高利潤的「生物柴油」賣掉。^[48]

我們有巨大的潛能產出遠多於我們目前生產的食物。根據聯合國食物及農業組織 2009 年的報告，全球可作農業用地是現時農地的兩倍以上。大部分這些土地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另一份報告，則指出更大的潛力：

「幾內亞草原地區，從塞內加爾到南非共六億公頃的土地，當中四億公頃適合耕作，而目前只有百分之十正被用作農地。」^[49]

馬爾薩斯寫下他的文章二百年後，世界已變得非常不同。然而他的主張在經濟和環境危機威脅地球下，又再度湧現。

指出有足夠食物養活全球固然重要，挑戰對於人口增長的迷思亦很重要。

第四章 馬克思、馬爾薩斯和人口過剩的迷思

全球人口現時約為 67 億並持續增長，但增長率已大幅下滑。在 1950 年到 2000 年半個世紀，全球人口增長了 140%。但在其後的 50 年，專家估計它只會再增長 50%，而再之後的 50 年則只會增長 11%。隨著生活水平提升，以及教育和醫療設備的改進，生育率便會下降。^[50]

很多國家的人口，如日本、德國、意大利和大部分前蘇聯國家在 2050 年都預料會比 2005 年少。在絕大部分發達國家和很多發展中國家生育率都低於死亡率。^[51]

一個國家的人口密度不必然決定他們的經濟繁榮程度。印度的人口密度與日本相近，但它的本地生產總值只有日本的十二分之一。決定他們財富差別的是他們不同的歷史。

今天主張世界人口過剩而天然資源有限的人與馬爾薩斯在十九世紀犯了相同的錯誤。而這些錯誤是相信國家的財富是固定，而非因其特定歷史條件決定。如馬克思所說：

「人口過剩也同樣是一個為歷史所規定的社會關係，決不是由數字所決定的，人口限制並不是由生產生活手段能設定的絕對界限，而是由一定的生產條件所設定的限制……雅典過剩人口的數字是多麼的微不足道！」^[52]

當馬爾薩斯的名字被一再提起來主張資源不足支撐世界人口時，我們必須回應指出問題不在於短缺，而是因為經濟體系不把糧食供應給有需要的人。

今天，持有這些主張的人最終把制度的經濟和環境問題歸咎於普通民眾，如馬爾薩斯一樣。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50 年前否定這「對人類的誹謗」，我們今天也要如此。

33 John Bellamy Foster, "Malthus' Essay on Population at Age 200",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p140.

34 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st Edition), Chapter 10, Part 5.

35 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p139.

36 Second Essay,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quoted in J B Foster, "Malthus' Essay on Population at Age 200" in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p156.

37 同上。

38 John Bellamy Foster, "Malthus' Essay on Population at Age 200",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p145.

39 馬克思《論普魯東〈給施韋澤的信〉》1865 年 1 月 24 日，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 頁。

40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72-573 頁。

41 同上。

42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爾伯特·朗格》（1865 年 3 月 29 日）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6 頁。

43 Cecil Woodham-Smith, The Great Hunger: Ireland 1845-9 (Hamish Hamilton, 1964), p411.

44 數據來自 Sharman Apt Russell, Hunger: An Unnatural History (Basic Books, 2005), p226.

45 Esme Choonara and Sadie Robinson, Hunger in a World of Plenty (Socialist Worker pamphlet, 2008), p8.

46 同上。

47 Sharman Apt Russell, Hunger: An Unnatural History, p212.

48 生物柴油被當作無碳的石油代替品，但對於它是否能夠減少碳排放仍然是個問號。有關這方面的資訊見 Fred Magdoff,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logy of Biofuels",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2008 and <http://www.biofuelwatch.org.uk>

49 見於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0964/icode>

50 這一節的所有數據來自 John Molyneux, "Population: Is the world full up?", Socialist Worker, 5 July 2008.

51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07), "Highlights" i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06 Revision (2007).

52 引自 John Bellamy Foster, "Malthus' Essay on Population at Age 200" in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pp145-6. 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大綱》(Grundrisse)，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46 卷下，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6 頁。

譯註

i 也有譯成「一貫理論」及「杜撰理論」，意指沒有科學根據的、一個人自己的主觀想法。

福斯特是當代生態社會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是著名左翼刊物《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主編，美國俄勒岡大學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涵蓋政治經濟學、環境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等議題，生態方面的著作包括《脆弱的星球：環境的經濟簡史》(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1994, 1999)；《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2000)〔有中譯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2002)〔中譯本名為《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年〕；《生態革命：與地球和平共存》(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2009)，和《生態斷裂：資本主義對地球的戰爭》(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 War on the Earth, 2010，合著)。福斯特的貢獻在於：一方面，對環境污染、可持續發展、人口增長、土地肥力、原始森林保護等諸多議題，進行廣泛的討論；並批判各種應對環境危機的主流經濟政策；另一方面，重新發掘馬克思的豐富的生態思想，指出要解決環境問題，需要汲取馬克思主義的生態觀，並把環保運動與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結合。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1953-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馬爾薩斯是英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和人口理論家，曾著有《政治經濟學原理》及《人口學原理》等影響深遠的作品。馬爾薩斯在人口學方面的中心思想為：在毫無限制的情況下，人口將以幾何級數增長，最終會遠超於地球可以為人類提供生活所需（例如糧食）的能力。針對這個潛在問題，他提出了兩方面的對策，一是積極性的抑制手段，透過饑荒、戰爭、疾病及殺嬰等來增加死亡率，二是預防性的抑制手段，通過禁慾及晚

婚等來降低出生率。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措施只針對工人及貧窮階層人口，原因是馬爾薩斯認為低下階層是各種社會弊病的根源，而他們的貧窮是由於自身錯誤而造成，是私人問題，而非社會問題。他主張政府利用立法來使窮人的生存環境更加惡化以減少人口。他的理論受到馬克思及恩格斯的強烈批評，指它是「現存最殘酷及最野蠻的理論」。

第五章 階級與社會公義

一直以來，人們普遍認為環境危機的影響，不成比例地集中於世上最貧窮的國家。不過，如果認為只有這些國家才受到影響，則是錯誤的想法。其實氣候轉變的影響是全球性的，它滲透到每一個國家，只是我們不會同等地感受到。正如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轉變委員會主席拉金德拉·帕喬裡（Rajendra Pachauri）表示：「除了世上最貧窮的地方的窮人外，富裕社會的窮人同樣受到氣候惡化的攻擊。」

事實上，不僅氣候轉變威脅到社會上最貧窮的一群，環境問題同樣影響他們。因為其的經濟狀況令他們不能逃避到別處，富裕人士卻可以選擇居於遠離污煙瘴氣的工廠區，以及買到乾淨的食水。

恩格斯曾指出在 1843 年的曼徹斯特，只要有錢就可以住在貧民窟之外，最有錢的更可以搬到「偏遠的村落，享受花園，呼吸著鄉郊新鮮和自由的空氣」。他們被隔絕於工人階級慘不忍睹的生活中，因為城市設計利用了道路將貧民窟遮蔽在商店之後。

因此，社會不平等的本質，將環境轉變的影響更為惡化。舉例來說，過冷與過熱都可以致命：每當英國的氣溫較平均冬季溫度低 1 度，就會有 8000 人死亡。他們大多是領取退休金人士，不能負擔加暖房子的費用。這數字較很多更寒冷的國家還要差，例如俄羅斯、芬蘭的人民就更有能力為冬天做好準備。^[53]

夏天的熱浪在全球亦可奪走數以千計的性命，而最窮的地區則最為受害。一份 2005 年的研究顯示，美國有 6200 人因為太熱而需送進醫院，不少高危人士都是窮人和老人，或沒有能力購買醫療保險的人士。

再者，環境災難造成的破壞是不平等地分佈的。近期的例子，颶風卡特里娜^[ii]（Hurricane Katrina）襲擊新奧爾良就導致 2000 人死亡。因為地區及國家政府拒絕疏散整個城市，沒有汽車、沒有能力往其他地方逃生的窮人，或依靠福利援助者，就被遺棄在市內靠自己抵

擋風暴。大部份被困在城內的貧民在風暴過後，為了獲取基本糧食而打破了店舖的門窗，就被政府及媒體妖魔化，但那時根本沒有任何外來的援助。

因此，氣候轉變所產生的不平等影響，意味著在爭取一個更好和可持續社會的鬥爭中，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最能得益。其中，工人應是鬥爭的中心。

不過，許多環保份子將工人視為問題的源頭。有時他們會指控那些生活得不夠「綠色」的人，把他們當成與政府和企業一樣，是製造生態問題的元兇。身處已發展國家的人，時常被教導要犧牲自己，以減低環境問題對生活的影響。

例如喬納森·伯烈（Jonathan Porritt）就要求「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生活中排放的碳量負責」，但這不必然是正確的。正如英國政府不斷以私有化削弱公共交通系統，鼓勵使用私家車，這解釋了為何那麼多人會自己駕車。其實，能源生產過程才是全球最大的單一排碳源頭，個人的影響遠小於政府的能源政策。

有時要求普通人改變生活方式以拯救地球，會產生更壞的結果。以阿諾·戈爾（Al Gore）的電影《絕望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為例，無可否認它是介紹氣候暖化問題最仔細的電影之一，以清晰易明的語言揭示其威脅。而在電影最後的部份，它要求我們以個人的方式回應全球暖化，如更換燈泡、為車輪更頻密地充氣（因為可以減低行車時的耗油量）、光顧綠色商品。

環境運動的活躍份子及新聞工作者大衛·贊臣（David Jensen）認為，即使每個美國人的生活跟隨戈爾的建議，碳排放只可減少約 22%；如要將氣候暖化變得可以控制，美國的碳排放需要減少 70%-80%，但沒有人提及剩下來需要削減的 60% 碳排放。如繼續只集中於個人的解決方法，我們將錯過更為必須的整體社會改革。

當然，如果我們能生活得更「綠色」，我們的健康、城市以至整個環境都可受惠。不過，很多人的經濟條件都難以負擔過這種生活。這種方向不能阻止政府和企業繼續以現時的運作模式破壞地球。

如果我們只要求個人的生活方式改變，為減碳作出犧牲，那是將責任推在個人身上。當我們看到在「碳密集」工業（carbon intensive industries）工作的人，這是特別重要的。我們要求減碳排，這對煤業、航行業、汽車業的將來有什麼意義呢？部份人士回答說只需簡單地關閉所有工廠。喬治·蒙貝爾特（George Monbiot）認為以政府資助來拯救汽車工業是錯的。反之，他主張經濟衰退可以減少汽車的數量，這增加了公共交通革命的空間，將高速公路留給在城市間往來的公共汽車。^[54]

蒙貝爾特之所以正確，在於政府應給予改善交通及減碳排的計劃更多資源。但他的策略其實等同立即關閉車廠，這可能令數以千計的工人失去工作，更被疏離於環境運動中。因此，社會公義在辯論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時，是十分重要的。

如我們要挑戰資本主義的優先考慮，就要贏得工人對運動的支持，那必須顯示出他們的利益是整個運動的一部份。社會主義者會主張車廠不應簡單地關閉，應該轉變為生產對社會有用的產物，如公共交通的車輛。所以我們更要爭取勞工賠償、培訓、新工作職位給予因閉廠失業的工人，而新的職位應是更環境友善（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工廠要轉型為環境友善的生產，不一定是困難的任務。2009 年偉世通（Visteon）公司的 3 所汽車零件廠倒閉，於恩菲爾德（Enfield）廠的工人就佔據了工廠為要拯救他們的工作。他們製造塑膠配件，當中的注射成型技術可被輕易地轉化應用在其他零件生產上。正如那批工人在記者會上如此形容自己的職業：

「我們的技術——我們能製造任何的塑膠製品——應該被用來製造愈來愈需要的綠色產品，如單車和拖車配件、太陽能板、循環再用垃圾桶、渦輪機等。」

相似地，在懷特島的維斯塔斯（Vestas）風力發電廠，工人亦曾佔據並爭取反對工廠的倒閉，他們理解抗爭不單只是爭取工作，而是關於地球的將來。

在資本主義下，工人生產了社會的全部財富。如果沒有工人，發電站不能生產電力；工廠不能生產貨物；原料不能開採、收集或分配；兒童不能接受教育；我們的工作地點、城市不能得到清潔。這都賦予工人，應說工人階級，巨大的力量來停頓生產，停頓所有驅動資本主義的過程，以及令老闆的利潤消失。

馬克思與恩格斯了解到，資本主義既可以將大量的工人集中於巨大的工廠及車間中，亦創造了可以改革社會的巨大力量。因此，他們在《共產主義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指出，資本主義會製造它自己的「掘墓人」。

但工人所創造的新社會是怎樣的呢？

53 數據來自 Tracy McVeigh, “Flu and winter freeze set to kill thousands”, *The Observer*, 11 January, 2009.

54 George Monbiot, “Car scrappage scheme will pour good money after bad”, *The Guardian*, 6 February 2009.

譯註

ii 在 2005 年 8 月，此場五級颶風，在美國新奧爾良造成了嚴重破壞，超過 1800 人因此喪生，財產損失約共 810 億美元。

第六章 可持續性

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對什麼是「可持續性」，提出了三重定義。第一，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速度，它要受制於再生的速度。第二，使用不可再生能源的速度，它需要受限於其他可持續能源替代它的速度。第三，污染及棲息地的破壞不能超過環境的吸收能力（assimilative capacity）。^[55]

這種可持續性是可以與工業文明共存的。蒙貝爾特（George Monbiot）在他的書《熱》（*Heat*）中，嘗試證明在 2030 年前，富有國家是可以既可維持工業社會，又可減少排放溫室氣體 90%。^[56]

關於「可持續社會」的不同想像，其實是可以很直接的。它不能再依賴化石燃料來生產能源，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對再生能源的需求。同時，它需要劇烈地減少整體社會對能源的需求；建築物需要設計得更為「隔熱」；儘量消除浪費式工業，以及改善生產方法，變得更有效率。

一個可持續的城市需要大規模地改善公共交通系統，減少對無效、危險及污染性汽車的依賴，建設更有利單車及行人的空間；同時要重新進行市鎮及城市的設計，確保遠程通勤（commute）工作的時代已經過去。長距離交通需要向快捷、高效及廉價的鐵路發展，並以乘客的利益為營運的最高考慮，非為鐵路公司賺取利潤。

再者，我們要以集體的社會制度取代依賴個別家庭去滿足人類需求，如托兒所、洗衣房應更普及化。這將進一步節省能源，因為可以減少製造家庭電器的物料，以及它所產生的廢料。

這些社會改革不單令地球受惠，亦大幅度地改善我們的生活，如工作的通勤、過份擁擠的房屋（工人階級所依靠的）等。我們的城市可以受到更少污染，道路將更加安全。而一直以來負起照顧小孩責任的女性，能通過免費的托兒所，參與到更好的工作及獲得更

第六章 可持續性

理想的收入。

以上大部份改變在理論上仍可與資本主義共存，但一個真正可持續的社會，應該以人類和地球的利益為前提，理性地組織生產活動，而不是為追求利潤。換言之，生產需要「計劃」起來。

不過，計劃經濟的構思對很多人來說，會聯想起前蘇聯的「官僚指令經濟」（bureaucratic commanded economy），即少數非民選出來及非問責的個人負責所有決定。它不但沒有為人民的需要而生產，反帶來低效、浪費，甚至引起了嚴重的環境災難，如切爾諾貝爾事件或鹹海的枯竭。因此，不少人對「計劃」感到擔心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蒙貝爾特（George Monbiot）在他的《熱》（*Heat*）一書中指出，「處理氣候轉變的需要不能成為中央計劃的藉口」。

但「計劃」的定義可以有根本性不同的版本。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形容理想的計劃經濟為「一個經濟系統的最高原則，就是其資源的分配與使用是由集體決定，建基於民主決策的過程」。^[57]

真正的「計劃」不等於由少數人作決定，它需要廣泛及在資訊充足的條件下，辯論所有生產層面中的工作。關於生產的決定，需要所有製成產品的工人、使用製成品的人及住在工廠附近的人，共同參與。畢竟，要面對生產改變的不單是在車間工作的工人，及產品使用者，還包括經驗著更多交通問題、更多污染的本土社區。相較之下，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則完全漠視社區。^[58]

當然，計劃不能只存在於社區中。在每個工作場域的生產決定，需要與其他城市甚至國際層面的連接起來，確保整體的合作性。

資本主義下，每個國家傾向為自己的利益組織生產。但一個更理性的社會應確認到自然資源分配的不均，以及確保任何地區都可使用需要的材料。同時，我們要終結生產物品過程中的不理性，例如選擇在薪水最廉價的地方生產貨物，然後再運往全球千里以外的角落。如我們要認真處理氣候轉變的問題以及其影響，則國際性的規劃是必須的。

一個理性地組織生產的世界，能夠決定需要減少甚麼，然後要求各產業、城市、工作間採納碳減排的策略。每個個體將參與決定如何執行需要的改變，構成與同事間的討論，再將資料、建議回饋到監管計劃的團體。

計劃生產意味著消除過度生產，減少浪費、低效，集中資源生產質素較佳、更耐用的產品，而非較高利潤的產品。

資本主義的邏輯就是要將整個世界變作私有財產。只有當私有財產制不再是主導的產權形式，才可以落實民主決定資源的使用與分配。所謂的「計劃」主張把生產財富的工具

由社會共同擁有（social ownership），它同時被要求確保地球不會因為短期的生產利益而受到破壞。

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提出：

「從一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角度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佔有者，土地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後代。」^[59]

不幸地，目前擁有著和控制著工廠、工作間、礦場、森林、農場的人士，不會輕易地放棄它們，他們希望可以繼續保持自己的財富和權力。他們將要面對一個大型革命運動的挑戰，將土地、工廠重新分配給最適合運作它的人士。

55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p132.

56 George Monbiot, *Heat: How to Stop the Planet Burning* (Penguin, 2006), p xii.

57 Alex Callinicos, *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 (Polity, 2003), p122.

58 參考 Michael Albert, *Parecon: Life After Capitalism*, for an interesting discussion of how democratic planning could work in practice.

59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78 頁。



尼古拉·布哈林
Nikolai Bukharin 1888-1938

布哈林是俄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被列寧譽為「不僅是黨的最寶貴和最大的理論家，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他青年時代開始參加革命運動，於 1911 年逃亡西歐，在那裡研究奧地利邊際效用經濟學以及民族國家和世界經濟等問題，著有《食利者的經濟學》和《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等。1917 年十月革命勝利後，他一直擔任《真理報》主編。從 1922 年末開始，他主張採取一種使俄國「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漸進戰略，為此他在俄共黨內與斯大林結盟，成功打敗了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可是，不久他卻遭斯大林洗清。在 1938 年的莫斯科的第三次大審判中，他以間諜和判國罪被判處死刑。1988 年獲當局平反。

布哈林在生命的最後一年，連續寫下三本遺著：包括理論著作《社會主義及其文化》和《哲學花紋》（有英譯本，*Philosophical Arabesques*,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4）以及自傳體小說《歲月——布哈林獄中絕筆》（有中譯本，譯林出版社，2001 年），這三本書稿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得見天日。《哲學花紋》全書共 40 章，作者通過闡述所有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主題，例如知識的來源、真理的性質、自由和必然、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關係，嘗試重構一種未被斯大林當權官僚的機械決定論沾污的辯證哲學。

第七章：革命

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使之核心上要依靠燃燒石化原料作能源。事實上，若非依賴石化原料來提供高度集中的能源，人類文明不太可能達到今天在科技及工業發展上的高度。時至今日，幾乎沒有什麼東西的出現不是靠煤、石油或天然氣——80%的世界能源都來自這些資源。

在2008年，全球十間頂尖的企業中有八間的直接利潤來自石化燃料工業——它們要不就是參與開發石油，要不就是參與生產要依賴燃油的汽車。^[60]

因此任何對石化燃料制度的挑戰，都等同於向地球上最有勢力企業的既得利益及保護這些利益的國家挑戰。

這些企業都精於維護石油的中心地位，阻止任何轉變。舉兩個例子，企業運用數以十億的資金來污衊氣候轉變的科學，另一方面暗中破壞要求強制生產較少污染汽車的立法。

即使石油公司如何談論要投資在太陽能上，事實是它們早已有數以億計的投資在石油生產上，這會繼續成為它們主要的利潤來源。要解決環境危機便要向石油企業作出挑戰。

在資本主義下，足以阻止氣候不可收拾地轉變的減排改革並非絕不可能。但這會否實現則是另一個問題。那些從石化燃料工業獲利的勢力跨國企業，每年都向世界各地政府中的政黨捐贈數以百萬英鎊。更甚的是，每個政府都企圖提倡這些工業的可盈利性，深怕不這樣做就會輸給其他競爭對手，而長遠來說更可能敗於其他競爭對手的軍事挑戰。因此，政府會盡其所能去避免對現狀的任何挑戰。即使面對由氣候轉變引起的龐大危機，政府仍不斷地向企業利益低頭，並拒絕實行有效的措施。

雖然機會很微，但儘管資本主義真的能夠解決氣候轉變，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重新修復人類與自然世界間之間的「代謝斷裂」（metabolic rift）。因此我們跟自然世界之間不

可持續的關係，仍是會為未來的環境危機造成威脅，工人仍舊會異化於他們四周的自然世界。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用另一個制度——社會主義，來替代資本主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社會主義世界將會有著跟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的一套優先考慮。

今天針對環境議題的鬥爭，目的是為了在當下贏得改變，同時是要令生態議題成為未來一些群眾運動的核心。即使是關於一些小議題的運動，例如爭取在工作場所設立回收或改善公共運輸等，都可以為工人帶來信心以應付更大的環境議題，以及改變我們今天身處的世界。

每當人們挑戰現有制度，我們都看見一個新的、理性的社會的可能，一個由那些創造出所有社會財富的人組織及管理的社會。就算是最小型的工潮，男人和女人都需要組織糾察綫、籌款及擴大行動。在反對偉世通（Visteon）及維塔斯（Vestas）關閉工廠的佔領工廠行動中，我們看到參與的工人抓緊了具世界重要性的議題，他們討論、爭議及說明世界可有另一種不同的管治。

愈大的鬥爭需要愈多的組織。當革命運動出現，工人組織擁有社會新的管治方式的種子。從巴黎公社到俄國革命，以及後來出現的所有鬥爭中，勞動的男女發明了新的民主組織——職場上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了委員會或工人議會，都讓他們掌管自己的命運。

在革命的當中，這些團體組織起罷工及示威。他們同時組織起來以確保沒有人因此捱餓，同時負責通報最新消息，以及管理必須物資的供應。

舉例說，可以看看彼得·弗來雅（Peter Fryer）所描述的 1956 年匈牙利革命中的德魯爾革命議會（Gyor Revolutionary Council），是數以百個起來反抗蘇聯控制的工人組織之一：

「它們是非常一致的：不論就其自發的情形——就它們的組成；就它們的責任感；就它們對於糧食供應與社會秩序的有效組織；它們對青年中狂亂份子的抑制；它們中多數能用以應付蘇軍問題的智慧；以及（最後的但非最不重要的）它們在許多方面與初次發生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後來發生於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工農兵代表會議（即蘇維埃）有極其類似之處——來說，都是如此一致的，它們是武裝起義的機關——由工廠、大學、礦山與軍隊選出的代表聚集而成，同時又是人民自治機關。它們獲得了武裝人民的信任，因此它們享有很大的權威。

當然與任何一次“自下”產生的真正革命一樣，這裏發生著“太多的”說話，辯論，爭吵，人們不停不歇地走動，口沫飛濺著，激動，鼓噪與沸騰。這是圖畫的一個方面。它的另一方面卻是那些平凡男女與青年——他們一向被秘密員警浸沒在水底下的，現在則冒升到領導地位上來了。革命推動他們前進，鼓起了他們公民的傲氣與潛伏著的組織才幹，去在官僚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民主制度。」^[61]

第七章：革命

就是這種革命組織構成了民主計劃經濟的基礎——我們所需要的可持續社會的核心，它同時顯示了革命過程如何激勵普通人及給予他們信心開始掌握自己的生命及利益。

工人階級鬥爭的最高峰是 1917 年 10 月俄國工人的奪權。有一個短暫的期間，工人管理自己的工廠及工作場所，為了社會的利益而不是老闆的利益，來作出生產方面的決定。可是，由於俄國革命的孤立、資本主義勢力對這個正在展翅的工人國家作出的軍事攻擊，以及俄國本身極度的經濟倒退，革命最後轉而走上了官僚控制之途。

斯大林的勝利和他「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教條，是對俄國工人階級最巨大的打擊。他對於工業急速及無限擴張的信仰等同是環境的大災難。一位史達林主義的計劃者曾發起「一個對整個現存世界深刻的重新佈置…一切現存的自然界都只會按照人類的意願及他的計劃來生存、發展及死亡」。^[62]

對於「大自然只是服務社會主義利益的工具」的信仰，是絕對不會被促成這場革命的男女所認可的。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第一代布爾什維克之一，就自然世界及其與社會的關係作了詳盡的書寫。1937 年，當他仍在獄中等候斯大林對他的處決，他寫了《哲學花紋》（*Philosophical Arabesques*），當中他直接地否定了史達林主義官僚的信仰，並充份討論了人與自然世界的關係。

革命不等於簡單地要求統治階級放棄他們的財富及權力，雖然這是必須的。在資本主義下，工人遭到異化、分化及感到無力。只有經過革命的過程，一同體會組織、鬥爭及辯論，才可以將這些思想及感受轉化成集體層面。

只有在革命過程中，工人階級才可以「擺脫多年來的污穢及勝任於找尋新社會」。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的積極性不是因為要販賣勞動力以求生存，而是因為他們是社會的一份子，而這個社會是按他們的利益來組織的。生產是以地球的利益為核心，其目的是要滿足人的需要，而非為了一小撮老闆的利益及盲目的經濟增長。

一個可持續的社會並不會在推倒了資本主義後一夜間出現。馬克思指出在革命勝利之後，新社會仍會繼承資本主義的方方面面，需要逐步來處理：

「我們這裡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63]

由於存在於資本主義時代的生產機器都被設計及創造成只為生產利潤，它們很大部份需要徹底的改進及重新考慮，也有一部份需要完全地拋棄。

創造出這個新世界的人仍有很多的工作要完成，包括重新設計我們的城市、運輸網絡、工業、食物生產及分配制度，以確保其運作合乎大多數人及地球未來的利益。但只有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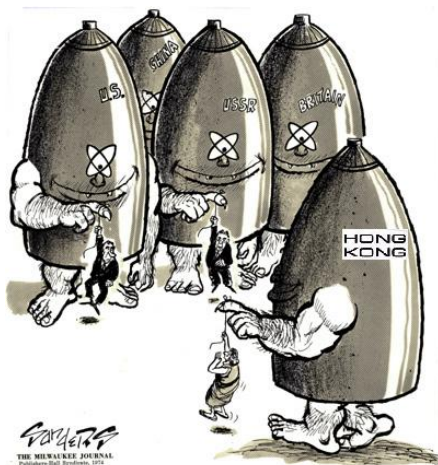
代了資本主義後，我們才能探索創造可持續未來的全部可能性。

60 Fortune Global 500 list, 2009。見於 <http://CNMoney.com>。

61 彼得·弗萊雅《匈牙利的悲劇》(Hungarian Tragedy by Peter Fryer)，王凡西譯，信達出版社，1971 年出版。

62 見於 Joel Kovel, The Enemy of Nature, (Zed Books, 2007) p 225.

63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0 頁。



'Yoo hoo! Look everybody! I've got one too!'

低碳 YES，核電 NO!

現時全世界都在討論如何應對氣候轉變。為了減低香港的碳排放，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議，要在 2020 年之前將核能發電的比例由現時的 23% 增加至 50%。可惜話口未完，一個月後便爆出大亞灣發生 8 年來最嚴重的輻射洩漏事故，中電及特區政府因為延遲公佈事件而受到各界批評。究竟核能是否減碳的好辦法？

政府稱核能是「清潔低碳」的發電燃料。不錯，跟燃煤發電相比，核電的直接碳排放相對低，但這並不代表核能是清潔燃料。為什麼？第一，跟風能、太陽能等不同，核能用的鈾元素跟石油、煤一樣都是非再生資源，長遠來講是不可持續的。第二，核電產生大量高放射性核廢料，而這些廢料的衰變期——亦即是由高放射性變成低放射性所需的時間——長達 24 萬年，現時最好的處理辦法都只不過是把它們埋下地底，日久有機會洩漏，遺害子孫。第三，全球九成的鈾原料只集中在七個國家，而開採權更被少數幾間跨國企業壟斷，現時在國際上已有供不應求的情況，長遠未必可以達到穩定的供應。

既然核能並不是所講的那麼清潔、安全、穩定。為何

政府仍如此唱好核電呢？這除了反映政府一貫的短視作風之外，原來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根據城大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總監鍾兆偉教授的研究指出，中電公司一直都有將剩餘的電力賣給大陸，2005 至 2007 年間，中電更將高達總電量 10% 的剩餘電力賣給廣東電網，而根據政府和中電之間的協定，中電可以將出口電力的兩成收益袋入股東的荷包，所以過去十年間，在擁有大量剩餘電力的情況下，仍大幅增加燃煤發電，增加碳排放。

中電的行為得到政府的縱容，實在是一種公然的官商勾結。當然，在現時的經濟制度下，企業的唯一目的就是增加利潤，就好像最近中電及港燈都在擁有豐厚盈利的情況下申請加電費，便是一個例子。但若從社會的整體利益計，要真正做到減碳，關鍵並非是否引入更多核電，而是如何改變這種為利是圖的、短視的經濟模式。在一個理想的社會裡，生產是為了人的需要，而不是為了賺錢。可惜由於消費主義，我們的社會到處都是過度生產，到處都是浪費，而這正正是造成今日氣候暖化的元兇。因此要創建一個低碳社會，我們有需要一起努力打破商人主導的社會格局！

第八章：總結

對於資本主義是否可以解決目前的環境危機仍然是一個問號。我們身處的制度的非理性及無計劃的本質、既得的利益，以及資本主義反自然的天性，就算在最理想的情況，這都意味著一場苦戰。

然而社會主義者並不會坐下來等待革命的出現，我們相信要爭取今天的改變。每一次環境運動的勝利，除了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好，也同時強化了一般人改變世界的信心。

這就是為何我們要動員群眾示威，以爭取最好的國際減排協議。這就是為何我們要促請工會將環境保護放到他們政策的核心。這就是為何我們要支持反焚化爐和爭取可再生能源的運動。這就是為何我們要爭取創造千千萬萬個綠色就業的機會。

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不單清楚剖析了世界為何會如此，它們同時是行動的指引。他們的思想幫助指出了整個制度的問題，以及提供了改革的策略。

世界的未來正面臨危機，在未來數年我們很有機會看到一些爭取改變的大型運動。社會主義者的目標是參與到這些鬥爭的核心，跟來自不同運動、不同傳統的人合作，為能夠永久地改變這個制度的策略提出理據。愈多人參與，我們便能做得愈好。世界的未來正面臨危機，加入我們吧。

進階閱讀

還有很多有關氣候變化的書值得讀者進一步閱讀：兩本站在激進立場解釋有關問題和提出解決辦法的書是 George Monbiot 的《熱》（*Heat*）和 Jonathan Neale 的《叫停變暖，變革世界》（*Stop Global Warming, Change The World*）。Fred Pearce 的《最後一代人》（*The Last Generation*）非常好地講述了歷史上的氣候變遷以及人類的應變機制。Heather Roger 的《飄逝的明天：垃圾的隱秘生活》（*Gone Tomorrow: The Hidden Life of Garbage*）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垃圾問題進行了獨到的分析。

Chris Harman 在《馬克思主義與歷史》（*Marxism and History*）一書中的文章是介紹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極好讀物。他的另一部著作《人民的世界史》（*People's History of the World*）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對人類各階段的歷史進行了精闢的概括。Jared Diamond 的兩本書《槍炮、細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和《大崩潰》（*Collapse*）很新穎地分析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關係。

John Bellamy Foster 關於生態的作品都很值得一看，尤其是其文集《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對很多問題都有很好的討論，他的《馬克思的生態學》（*Marx's Ecology*）發掘了馬克思著作裡的生態思想，其最新著作《生態學革命》（*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則在生態學領域重新樹立起了革命社會主義傳統的大旗。

Esme Choonara 和 Sadie Robinson 的小冊子《富饒世界的饑餓問題》（*Hunger in a World of Plenty*）集中討論了當今世界的食物生產與人口過剩的問題。

閱讀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原著也是不可或缺的。就本小冊子的討論問題而言，有幾本著作是很值得閱讀的，特別是《資本論》。其他的有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它有力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破壞性一面；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一個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自然科學問題的很好範本，這同樣適用於對當前科學問題的分析。

馬克思的短篇著作《哥達綱領批判》裡包含有許多有關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如何運行的思想。Alex Callinicos 的《反資本主義宣言》（*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認為民主的計劃經濟是適用於任何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社會的。Michael Albert 的《參與型經濟》（*Parecon*）比較細緻地描繪了計劃經濟應該如何運轉。Joseph Choonara 的小書《解剖資本主義》（*Unraveling Capitalism*）非常好地介紹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



左翼 21

「左翼 21」是由一群有志於推動社會平等及進步的朋友所組建的平臺，以凝聚香港的左翼力量，建立和推廣左翼分析及主張。我們將透過討論交流、學習、出版等，介入社會時政，參與和支援勞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我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顧及廣大勞動階級的福祉，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性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同時尊重不同性取向群體的權利。這一理想社會，必須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和推動，同時需要不同群體透過共融互助來合力創建。

電郵：info@left21.hk

網站：<http://left21.hk/>

facebook: bit.ly/left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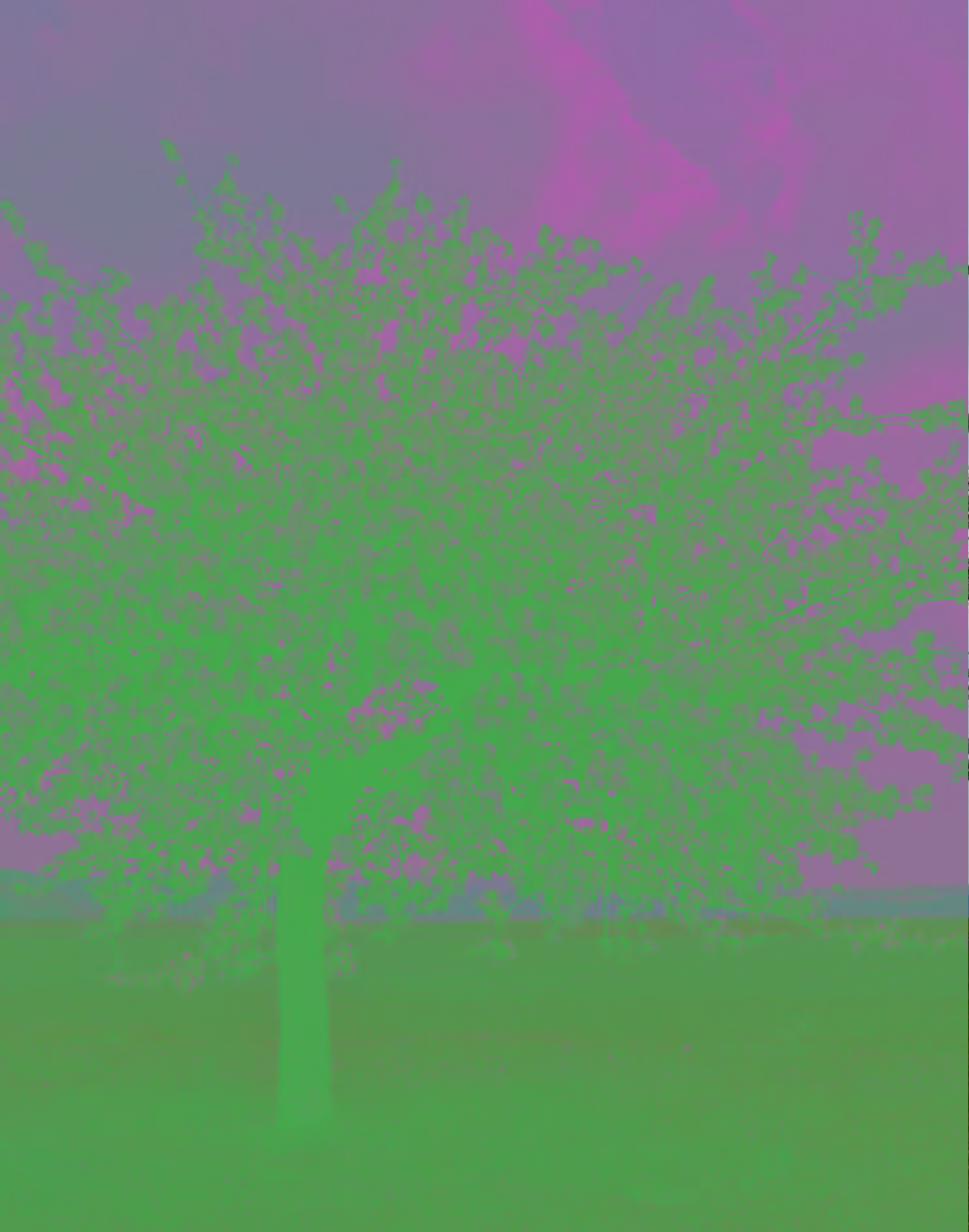
版權

原文

本小冊子原文版權為作者 Martin Empson 所有，經作者允許翻譯出版。

封面圖片

Michel SCALVENZI 攝，圖片以《創用 CC》姓名標示 - 相同方式分享 2.0 (CC BY-SA 2.0) 授權。



左翼 21 製作
定價：港幣二十元正